

# 东北现代文学大系

1919-1949

张毓茂 主编

第八集

长篇小说卷

(下)

沈阳出版社

# 东北现代文学大系

---

1919—1949

## 第八集 长篇小说卷（下）

张毓茂 主编

高 翔 选编

---

沈阳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东北现代文学大系: 1919—1949: 第六~八集: 长篇小说卷  
(上中下) / 张毓茂主编; 高翔选编. - 沈阳: 沈阳出版社, 1996. 12  
ISBN 7-5441-0370-6

I. 东… I. ①张…②高… II. 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东北地区-现代②长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东北地区-现代  
IV. I216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08601 号

**DONGBEI XIANDAIWENXUE DAXI**

**东北现代文学大系 1919—1949**

**第六~八集 长篇小说卷 (上中下)**

张毓茂 主编 高翔 选编

---

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张: 56.75

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230 千字

印数: 1—2000

---

责任编辑: 李树权 阎志宏

封面设计: 冯守哲

责任校对: 霍明相 刘捷

版式设计: 张辉

---

ISBN 7-5441-0370-6/I·116 定价: 120.00 元

# 目 录

---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编辑凡例 ..... | 1   |
| 总 序 .....  | 张毓茂 |
| 导 言 .....  | 高 翔 |

1919—1931

穆 需 巧

|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-|---|
| 香粉夜叉 ..... | 1 |
|------------|---|

王 冷 佛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珍珠楼 ..... | 148 |
|-----------|-----|

## 1931—1945

**李辉英**

万宝山····· 403

**小 松**

北归····· 543

**疑 迟**

同心结····· 832

**爵 青**

麦····· 979

**古 丁**

平沙 ····· 1085

## 1945—1949

**杨慈灯**

入伍 ····· 1208

## 马 加

江山村十日 ..... 1586

后 记 ..... 1750

## 存

## 目

*1919—1931*

穆儒丐 徐生自传  
小 天 鸾凤离魂录

*1931—1945*

山 丁 绿色的谷  
王 则 昼与夜  
田 琅 大地的波动  
石 军 沃土  
孙 陵 大风雪  
金 音 生之温室  
青 榆 冷香槟  
秋 萤 河流的底层  
姜灵非 新土地  
骆宾基 姜步畏家史第一部·幼年  
萧 军 八月的乡村 第三代

萧 红 呼兰河传 马伯乐

端木蕻良 科尔沁旗草原 大地的海

1945—1949

周立波 暴风骤雨

黄 皓 动荡的十年

---

□古 丁

## 平 沙

### 第 ○ 回

白今虚猛然从梦里惊醒，顺手摸了摸他的头额，沾了一手冷汗。翻身坐在床上，摇了摇头，挠了挠头发，才留意到一宿穿衣睡过。从床上懒洋洋下了地，脑袋活像灌了铅，一手推开窗户，仲夏的晨风，凉爽扑面，朝日未升，院中仅有的一株榆树上，小鸟吱吱飞叫。

他忽觉一阵恶心，胀满的胃袋，活像要脱口而出，双手按住心口窝，三步并做两步，跑到痰盂前面，哇哇地呕出了昨夜送别宴席的酒和肉，粘糊糊，又酸又臭，紧鼻皱眉，呕出了三四口之后，又呕出了两三口胃酸，呕到一无所呕，心里轻松，吃了一点胃散之类的药，又燃起了一支纸烟，对着窗外喷烟圈。一

面回忆着噩梦，一面自言自语：“一场莫解的梦！”

白今虚是某部的一小吏，自从度那种机械的小吏生活以来，已有五年，初任是在一年有三季是冬天的黑龙江畔的一个县衙门，次任是匪徒盘踞的山沟里的一个县衙门，三任才调到中央来，虽是一个十九级俸的小吏，却总算一个京官了。性质乖僻，虽然自居名士，却是一个平凡的存在，五年来所担任的事务，是倒茶水（当然是听差不在屋的时候，给他的上司倒），摇轮转机，计算人家的旅费，收发文件……

每逢这机械的生活过得太腻了，他就想法调转，他自称这种调转为灵魂的转地疗养。

调到中央还没到一年的光景，就对于此间的生活感到枯燥了，这回才意想调回故乡，一来是可以看看故乡的山河和男女，二来也可以在故乡里追寻童年的美梦……

他洗过了脸，仿佛洗掉了这五年来的风尘，兀自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笑。他仿佛五年来初次看到自己的脸形一般，自己的脸庞仿佛突然瘦削了好多，疏细的眉毛被黑色的眼镜框一显，仿佛愈加疏细，甚至于秃脱；苍黄的唇角，平空添了几根疏细的胡髭。他又笑了笑，这笑里蕴蓄着一场美丽的幻梦：故乡的山河和男女。

他欢欣起来，高兴地收拾着他的行囊和什物。当他一件件从抽屉里检拾着乱杂的什物时，一本原稿忽然勾起了他数年前的回忆。这是一本抒情长诗的原稿，墨迹犹浓的“心史”二字，一个字一个字跳进了他的眼里。

这篇抒情长诗是他在逃出麻将牌丛时写起的，他仿佛诗思汹涌，他以为只消回到故乡是可以完成这部未完成的抒情长诗的。

## 第 一 回

虽说是故乡，那里却并没有他的一间草房，一垅田亩，他的母亲在他刚从初等学校毕业那年就因痨病死去了。他还隐约记得，他的母亲临终的时候，是一个雪夜，虽然都快断气了，却仍旧有气无力地叮嘱：“虚儿，多穿点衣裳，小心冻着……”接着，就呼吸急促，他的父亲不忍让一个灵魂上一无暗影的幼年目睹死的恐怖，便硬叫人领他到别室里去。他却不听从这阻止，连喊带哭；他的父亲执他不过，终于由他目送了母亲的最后的呼吸。

虽是幼年，他自此就深深地印象了死的恐怖：一个方才还说笑的人，就会那般一瞬而死去。这印象他经久不忘，后来竟化为一块烙印，拭拂不掉。

他的父亲是当时的税吏。当时的税吏，有几个不刮不搂的？然而，他的父亲，却是税吏中的一个怪人，金条银锭何尝没摆到他面前过？他却从没动心荡魄，所以，白今虚的没有继母，也是意中的事情。

白今虚的少年时代，便是在这种孤独的境遇里度过的。这少年的孤独，化为一条长蛇缠绕在他的心上，一直到为一小吏，仍然寡默自守，一半是耿直，一半是傲岸，他的性格乃是他父亲的性格的缩图。

他的父亲在他由初级中学毕业那年，因与同僚不和，辞去宦海，过那悠然自适的晚年。仰赖手里的微薄的积蓄，吟诗写字，虽不宽裕，却总算小康。

他的父亲每逢微醉，就跟白今虚说：

“千万不要学我：酒也不要喝……”

当时的白今虚，固没存心肖他的父亲，却在不知不觉把他父亲目以为劣点的全部，整个继承下来。譬如他的父亲告诉过他人最好是不固执己见，免得遭妒。然而，他却从没有以自己为不对过，告诉过他不要太有良心，不要管闲事，不要吟诗弄景……他父亲回顾着一生的潦倒，不惜用反语来自嘲。其实，已非自嘲，却是用五十多个年龄换来的苦果，合上糖浆给他的儿子吃而已。

有一夜，他的父亲比往夜喝的都要多了一些。他正在洋油灯下默默地解一道二次方程式，就忽然听得他的父亲独自呜咽起来。他急忙合上了书本和算草，扔开铅笔，奔向他父亲的屋子里去。

半暗的灯光，在熏黑的灯罩里摇荡，只见一个光亮的头顶来回摇动，因为是伏在桌子上面也看不见嘴脸。桌子上面的一只锡酒壶也倾倒了。一只小酒盅还捏握在他的柴似的手里。秋风拍打窗纸，屋角蟋蟀窸窣鸣叫。

白今虚被这异变的光景吓得半刻没有动转。他的父亲虽然嗜酒，却没过这般泥醉。他就没看见过他的父亲的眼泪，更没看见过哭泣成声。他好歹恢复了常态，轻轻唤了一声：

“爸爸！”

他的父亲似乎并没听见，依旧呜咽，声音惨痛，勾引得他的眼泪也几乎夺眶而出。他不自禁地走在他父亲的面前，推了他父亲一把，老人这才知道儿子在他面前，惊惶失措，赶紧用油垢的袖口擦了擦他的老眼：

“这是为甚么？你你……”

“爸爸……”

“你你，这是为甚么？”这老人显然是语无伦次了。

“爸爸……”

老人忽而哈哈笑了。摩挲了两把皱纹的瘦脸，捻了捻草似的胡髭：

“你好好念书去罢！”

“爸爸为甚么哭了？”他觉得他说的哭字很可笑。

“老得颠三倒四了。不过……”有些话不成声，“我忽然想起了你祖父，你祖父是一个举人，终生潦倒，也是为了落落寡和。你的祖父临死的时候跟我叮嘱过：‘我算完了，但看你这一代了。’我忽然想起了你祖父这句话。就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似的。”

老人片刻沉吟，仿佛在追忆着往昔，一个不太久远的往昔。随手斟了斟空酒壶。

“爸爸，我再打点去罢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老人又继续说，“我由你祖父的话，想起了我的一生……也是快完了。说不定明天就一口痰上不来……”老人故意避免着“死”字。几滴热泪又从老人的眼角流出来了。老人的声音，低沉下去：

“但看你这一代了……”

## 第 二 回

白今虚在大学一年级的時候，他的父亲便死去了。他的学费和膳宿费就随着断绝了来源。这打击是不算小的。他几乎陷

入了绝望的深渊。但是世事却并非尽是绝人之路。当丧事草草办完之后，他就被接到马本正马五爷的府上去。

他的父亲既无三亲六故，复无良朋好友，只有马本正马五爷和高大贵高二爷年节还有个人情来往。马五爷是他的父亲任税吏时的税务局长，高大贵是那衙门口的一名差役。马五爷在任上落得名利兼收，退隐以后，挂了一块“汉医马本正”的牌子，变成当地一名二声的外科医生，当地的人很少知道他曾经为官，倒称他做“外科马”。有一妻一妾，马五太太有一小姐，名其姝。马五姨太太有一少爷，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哥儿，乳名大顺。

其姝当年也只是十七八岁，大顺才牙牙学语。马五姨太太就是在其姝七八岁的时候，由当地的妓院领出来的。一来是为了膝下无子，二来是为了晚年自慰，又兼马五太太素性从顺，就由马五爷领来了。

一家四口，也总算和乐。

高大贵当年虽是一个家无隔宿粮的差役，那时却已是长袍短褂的缙绅，连马五爷都不称他为大贵，而兄弟相称了，所谓“有钱的忘八坐上座”，高大贵乃是当地不数三也数四的小房阀，坐收房租，真个是一生吃着不尽。

高大贵高二爷发财的经过，据说是捣动烟土捣动起来的。其实这都不关紧要，总之是跟一切暴发户一样，有道是“人不得外财不富”，也是得了“外财”才豪富起来的。

马五爷和高二爷替白今虚办完了丧事之后，仿佛办了一件天大的善事似地互相恭维起来了。高二爷嘎嘎溜着他的揉核桃：

“白二爷有眼有珠，交了老兄这么个朋友，真是前世修来的福，倒不是小弟卖乖，若不亏老兄操办，早就拆台了，哼。”

马五爷有些局促不宁，只顾抽水烟袋。好歹凑了两句话：

“老弟，我倒干甚么来的？还不是老弟一个人跑前跑后，故人也该瞑目了呢。”随后又咕嘟嘟抽了两口水烟袋，若有所感似地，“咳，老人都一个一个死净了……白二爷又是一生耿直！”

接着，便你一言我一语，讲了好多故人的逸事趣闻。最后才谈到了白今虚的问题。高二爷是一言不发，生恐把这寄养的责任弄到自己的身上。马五爷放下了水烟袋，喝了一口茶：

“有道救人救个活，我想供今虚这孩子念完了大学，我家里人口又少，就暂时让这孩子搬到这里来住罢。”马五爷忽然想到了其姝的婚事，才决意这样开了口。今虚虽是一个穷人，却总是书香门第，其姝也该找个人家了，他一转念，一举两得，何乐不为？

马五爷托高二爷给帮忙成就这姻缘，高二爷这才放心平气，答允马五爷玉成这桩美事，兴高采烈地辞别了马府。

### 第三回

烧了七七，白今虚才脱掉了孝衫孝帽。由马府的老妈，在毡帽上缝了一条白帽带，在黑布夹袍上缝了一条白领。他换下了孝衫孝帽，四十多天的疲乏，仿佛结成一个大疲乏，从他身上每个毛孔浸润出来。

他躺在炕上，那和尚道士的唸经的哀音，吹鼓手的喇叭，锣鼓的杂音，仿佛仍旧响动在他的耳际，尽管想静一静也静不下去。他尽管躺在炕上，却始终闭不上眼。老父手里的一点积蓄，虽然还够他念完大学，这一场大丧却花了个一千二净。他在这

大丧里，仿佛变成一个泥娃娃由人摆弄，一切事情都由马五爷和高二爷主持：经是得怎么念咧，鼓乐是得怎么吹咧，席是得怎么摆咧，纸活是得怎么扎咧，风水是得怎么看咧，棺材是得怎么买咧，……想的是件件周到，没有一事情不使白今虚暗暗在心里好笑。最可笑的是纸活之中扎了一套文房四宝，一架书橱，一只酒壶，一只酒盅，两个书僮。他感到这几件纸活在暗暗嘲笑着老人的命运，虽然主张毁掉它，却仍然依照马五爷在发引的时候，陪送着老人的棺材走了一路。

他在回想大丧之后，便不得不展望他自己的前路。他仿佛一个盲人丢失拄棍一般，在前路上一无所见，也无从走起。他先前有过他自己的傲骨，这傲骨，现在却仿佛都酥软了下去似的。他幻想过他可以到外国留学，可以求得一个博士的学位，可以跟他的教授一般向学子高傲而清悠地阐发他的独到的学理……然而，这都化成一个泡沫，鼓起而破灭了。

他正在胡思乱想之间，就听得窗外沙沙脚步作响，他一起身，高二爷早已推门进来，手里的核桃滴溜溜转动。互道寒暄之后，高二爷就把他的肥大的身躯安排在一只瘸腿的太师椅上，压得那太师椅吱吱作响。把核桃在他的杨梅红的蒜头鼻子上蹭了蹭，一张大嘴一掀一闭地劝说起来：

“有道是死了死了，人是死了拉倒啊，大少爷，你年纪轻轻，还是要放宽了心，敞开了怀。再说，人生七十古来稀，他老人家也算享了天年。真是个好入……”

白今虚被他这一顿劝说，不知从哪儿说起才是，就只好站在一旁听他独白似地一套一套往下说。

高二爷好歹才把话凑到正题，又在那杨梅红的蒜头鼻子上蹭了蹭核桃：

“老爷子刚作古，也真叫我难开口。”顿了顿，笑了笑，“马五爷要把他老先生的小姐给你做媳妇，人家马五爷的掌上珠，吓，我看是你小伙子该走字儿了，人财两旺！”

白今虚被这突然的提议惊吓得倒抽了一口冷气，一半是欢欣，一半是惧怕；但是高二爷不由他仔细揣摩，马上自己独断道：

“也不是叫你们马上写媒柬儿，老爷子刚作古。你答允了，明个就往马府那边搬，人家马五爷还答允供你留洋哪！明个就搬。”

#### 第 四 回

白今虚依然持续着他大丧以来的惯性：他对于这一些老人物的主张，失却了冷静的判断，他简直没有充分的力量和时间去把老人物的主张在脑子里滤过。但是，他却无端地从这寄养一事发现了人生并非是一丝爱也没有。他仿佛在咀嚼着一只苦涩的甘栗，欲吐出来罢，却舍不得那甘甜，待欲咽下去罢，却又因那苦涩不能囫圇下咽。

他把家里的一切废物都想法卖掉了。比较可用的，就都由高二爷嬉皮笑脸地拿了去。几张古画，几件古董，也都中了高二爷的意，但他却没忍得把他父亲生前爱赏的这几件东西弃掉。他父亲临终以前不久，据伺候病人的下人说，曾经一件一件从箱篋中翻动出来，古画就悬在壁上，古董就摆在枕旁，爱赏良久。

虽然是一个破家，一旦整理起来，却相当耗费了时日；足

足有七八天的光景，他被关在那乱杂的什物之中，挑挑拣拣，没有一件东西，不使他对于这古屋系住一半是怀恋一半是凭吊的心情。

高二爷从一个箱篋里捡出来一面黄龙旗和一顶红缨帽：

“今虚，这给二叔留个纪念罢。”

高二爷虽然也跟着马五爷、白二爷他们一起办过税，却从未戴过红缨帽，他感到怀古之情，羡慕之念，顺手就把那硬绷绷的红缨帽扣在那肥大的脑顶上，大踏步走近穿衣镜前照了照：脑袋大，帽子小，仿佛一个大人戏戴着孩子的帽子，连他自己都禁不住笑了。

白今虚偷偷看着这举动，暗笑不已，却突然问道：

“高二叔，他们那里的小姐，今年多大岁数了？”

高二爷赶忙摘下了红缨帽，有点失措似地：

“十八也不是十九了。”

“在哪儿上学？”白今虚又问。

“学倒是没上许多，识字识字。”高二爷连声答应。

“人家马五爷可是个书香门第，人家那其姝小姐可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。”

高二爷仿佛有些沉不住气，只顾整理起来杂乱的什物，停会儿，就又说：

“人家马五爷的小姐可不是如今的街溜子，狗男女，人家马五爷看你小伙子还不错，所以才肯跟你做亲哪。”

白今虚也不想再往下追问。杂乱的什物，好歹都捆扎停当，预备明天就往马府里搬。